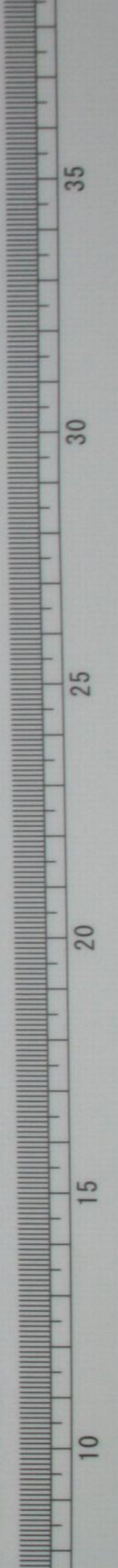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8
3





七言卷壹

貳

紀行 述懷 懷古 將相 宮殿 省宇
居室 題人屋壁 宗族 隱逸 釋老 寺觀
四時 節序

文庫 17
W148
3

虞伯生選杜律七言目錄

一卷

紀行

恨別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撥悶

即事

暮歸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

將相

諸將五首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休寧查弘道書雲
補 桐鄉金 集扇坡

同學

漢上吳邦治崔關
淮安張符驤良御

吳縣夏 偉楷亭

烏程程春銜鹿友

休寧王維鑿松坪

參

錢塘金 源楚樹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愁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峽中覽物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蜀相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杜律七言目錄

010185186828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氏
贈

紫衣殿退朝口號

省字

題省中院壁

宿府

院中曉晴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卜居

狂夫

野老

江村

赤甲

簡吳郎法司

呈吳郎

題人屋壁

崔氏東山草堂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隱逸

覃山人隱居

題張氏隱居

南隣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因許八春寄江寄旻上人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二卷

四時

即事

曲江二首

暮春

曲江對雨

曲江對酒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多病熱熱奉懷李尚書

登高

秋興八首

節序

十二月一日三首

秋盡

立春

小寒食舟中作

八日

九日藍田崔氏莊

九日二首

至日

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小至

晝夜

晝夜

臘日

天文

江雨有懷

夜

白帝

雨不絕

地理

望嶽

灤頰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又作此奉衛王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同作

登樓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閑夜

野望

望野

亭榭

滕王亭子

題鄭縣亭子

三卷

果實

題桃樹

野人送櫻桃

舟楫

進艇

城西陂泛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題寄李公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鄭尉馬潛曜宴洞中

音樂

次笛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黑白鷹二首

燕子來舟中作

蟲類

見螢火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寄嚴公五首

奉侍嚴大夫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奉寄高常侍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奉寄別馬巴州

贈韋七贊善

崔評事弟許相迎走筆戲簡

贈甲九判官梁丘

寄常微君

寄杜位

所思

奉訪

有客

客止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酬郭十五判官受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朝謁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

又送辛員外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

公安送韋二少府往贊

長沙送李十一街

雜賦

示獠奴阿段

章梓州橋亭餞成都賣少尹得涼字

送路六侍御入朝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宇文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

虞伯生選杜律七言註卷一

休寧查弘道書雲

補

同學

歙浦程子璋我士

參

桐鄉金集鳳坡

後學嘉定杜

燠南陽較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

洛城洛陽即河南府

胡騎長驅五六年

胡騎指祿山之亂

草木

變衰行劍外

劍外蜀劍閣之外

兵戈阻絕老江邊
思家步月清宵立

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
司徒急為破幽燕

河南洛陽也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杜律選註卷一七言



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
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劍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
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不坐而眠其立其臥及晝夜之
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末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
幽燕平而洛
城可歸矣

補

九辨草木搖落而變衰蜀在劍門之外故曰劍外○趙東山曰公有田園在洛
陽故指洛陽為家李光弼傳至德二載破賊將留希德加檢校司徒乾元二年
冬十月光弼悉軍赴河陽大破賊眾上元元年進圍懷州通鑑上元元年三月
光弼破安太清于懷州城下夏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陽西渚○破幽燕未
之事蓋喜
而望之

曉發公安

原注數月
愁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

折聲言夜之木
今之柳子也

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

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

期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鄰雞生龍
對物色又為就句對格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矣東方啟
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雞鳴人哭皆在將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矣日復
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生態倏然而變也今我乘舟眇然一身從此而去江
湖之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回首已為舊遊之地
不必春戀矣但資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補

蜀記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迤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大易云白雲仍
含東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愁息蓋為此也
賈華主人曰欲罷不遲使用國風雞鳴筆法寫客程忙促驚心弔膽如畫乃于
第一句輕輕插一復字而前此日日五更聲聲入耳真可痛可駭也言數月以
來鄰雞野哭耳得飽聞日又一日本不置意却因今日臨當發去忽悟今猶昨
昨又猶昨不意之間數月何在自今以後又有幾數月也未發公安尚有公安
可據自今已去茫然不復知所如也如此便應極大悲惱然而竟不者數月公
安轉盼便非身世虛假了無可信可惜此行實無前期縱有期亦看幾何時早
與公安一樣也此詩最惡不知何年一見便熟至今每五更枕上欲覺未覺時
口中無故便誦此詩百計禁之而轉復香至老歎白髮是此詩送得也○道樹
云北城句還在牀上東方句直出門前矣二句之跳脫如
此諺云相隨百步猶有徘徊之意何況數月愁息故悲也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補一云
收兩河

劍外忽傳收薊北

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指河南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

承嗣以
魏州降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謾攬詩書喜欲

狂白首

補毛西河
作白日

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言久客劍南忽有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先之以泣也既悲即喜故隨着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所以謾爾攬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即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

補

唐書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廢史朝義兵進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恒趙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義走至廣陽自縊其將田承嗣以冀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收河南在寶應元年冬收河北在廣德元年春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丟詩篇渾湯興春

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

思如陶謝手

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

令渠述作

與同遊

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僻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湯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為垂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木浮渡以代船行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安得有人冥思入微善為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補

盧文子曰安得思如陶謝手以二公詩不可及處正在不作驚人句如采菊東籬池塘春草等語儘自平澹未嘗驚人不知二公之詩正從語不驚人死不休得來自以

虞解為正

撥悶補一云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麵米春

雲安縣屬夔州麵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世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春烏程之

若下春榮陽之主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麵米春羹劍之傳奇記亦有酒名松醪春迺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為酒名也纔傾一

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

遙憐汝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

防顧直捩柁凡欲開船則捩柁尾則船頭使開故曰捩柁開頭川人以此為一色見錢為青錢當令美味入吾唇

此題為撥悶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必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飲之以撥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之名言我實愛汝等捩柁梢柁以開船頭其捷疾如有神助下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誇言已辦青錢準備顧船之直當使麵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為假設之辭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撥悶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崖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關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捩柁此就本句對格也

補公欲速至雲安慮舟子不前曰遙憐汝曰捷有神曰青錢雇直蓋寄身舟楫長年三老我所托命他日寄唐十八曰長年已省柁北風章曰再宿煩舟子回棹

詩曰篙師煩兩送詠懷作曰稽留篙師怒亦可見公于乘波涉險處之有道

愁公自注強戲為異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夔州有三峽兩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跡詩盤澗

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

朋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渭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也人今罷病虎縱橫

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為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為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否况今民已病而斂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耶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補

張璠曰虎縱橫謂暴斂也時京兆用第五琦什畝稅一法民多流亡

詩詒公詩慣用底字底作何等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惡言花有何等事而急終朝有底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來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比何等病比曰盤渦鷺浴底心性言盤渦鷺浴是何等心性

卽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

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馬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窮途阮

籍幾時醒阮籍晉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未聞細柳散金甲漢文帝時匈奴

大入邊周亞夫為將軍駐細柳營在長安賜斷秦川流濁涇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川水

多以川名秦州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為號自此始濁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馬塢陽陵縣入渭

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馬魚不可得柑未可食其蕭瑟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窮途如嗣宗卽事傷情尤可知也抑

又有大者焉東京戒嚴人情洶洶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此其可為斷腸為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州而上句方言京師戒嚴不應復說秦州不相

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卽物之事第二聯卽身之事末聯卽時之事

補詩話杜詩葛亮馬卿或疑不當截字用然六朝人已有之庾信碑文瀟瀟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薛道衡碑文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三輔者京兆扶風馬翊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州為扶風憶在潼關詩興

多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

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

高歌補回首高歌言離峽而去

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為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嶽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觀巫峽造天有類華嶽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觀河嶽則為掾吏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衾

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于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久居不知何時出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念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為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即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補題曰暮歸寒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

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粟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北歸秦川

多鼓鞞秦川鼓鞞言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嘆其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且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非實闕也無顧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棲歸途所見也烏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嘆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命者矣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曹長亦為補遺因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夜極雷雨且日微寒黃鸝並坐交

愁濕兩鶯棲枝故愁宿雨之濕兩鶯立於樹枝堅白鷺羣飛太劇乾羣鷺高飛

故喜毛鷗之乾羣鷺回翔振迅于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喜也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晚節漸於詩律

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唯君最愛清狂客因自嘆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

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百遍相過一作意未闌

懷古

詠懷古跡五首補吳本作詠懷一章古跡四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謂西

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岬連山略無斷處巖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夜不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馬馳風不為疾也五溪衣服共雲山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謂雒溪瀘溪沅溪辰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其異記也獨

杜律虞註卷一

六

胡事主終無賴謂祿詞客哀時且未還公目庾信平生最蕭瑟

暮年詩賦動江關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

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及庾信乃詠古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常陷於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間但見三峽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山言此獨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我哀時至於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南之賦名重於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事自比終以支離漂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風流儒雅亦吾師宋玉宅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道歸江陵居宋

蕭條異代不同時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州亦有宋玉宅

江山故宅空文藻為楚王賦陽臺託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峰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喜望高唐之御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辨悲秋玉悲為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其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亦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為嘆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閱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其果為神女之所為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

羣山萬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

留青塚向黃昏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待詔掖

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五六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按圖召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國帝乃不能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懷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與帝後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唯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晉石崇字季倫作昭君

詞本昭君避文音讀遂改今日明妃從此江淹恨賦明妃去
時仰天太息紫雲猶遠關山無極云云呂延濟曰紫雲宮名
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
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畫圖省識春風面

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八拍
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詩亦因有昭君村而舉述昭君也言華山萬谷之間尚有明妃生長之村其
人則去漢遠胡遠別紫宮居朔漠又已死矣獨留青塚於胡地也向黃昏猶云
夜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圖畫之容耳惟
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延壽所畫蓋言
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治容之謂未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
也琵琶聲在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
怨一可上彈琵琶以寄其恨

補

汪循曰盧伯生註杜詩古人稱其明安深得杜老之心者也其間亦有可疑者
如畫圖省識春風面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不可見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
又云畫圖不必毛延壽所畫蓋言後世西工之所傳也循竊以為西圖正指毛
延壽所畫之圖昭君本美為其賈賂反惡其形以故元帝按圖召幸未識其春
風之面故云省識生則未領君土之幸而遠去紫臺死則尚留青塚似不忘于
漢者此疑月夜之問魂歸故國其悲何極若謂死後識其畫圖殊無意味而省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嚴關羽之
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

於秭歸棄船步道歸魚腹改縣為永安後遂卒於
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遺詔處先主廟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

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龜春秋繁露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
夜半水注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歲

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武侯祠
後封為

威烈武靈仁濟王水經云永安宮在魚腹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
迥闊入峽所無魚腹縣即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廟崇慶州亦有先主
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臥龍寺
先主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為寺廟在宮東

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死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蓋
其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
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
安既為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
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
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祀祭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

杜律廣註卷一

七言

八

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補 先生以孫權關羽東征三吳為陸遜所破當時孔明遂有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之語胡致堂亦言之漢主與關張久要深契關為吳擒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將出師可也乃以萬乘之主持敵逾年年卒為後生新進所圖此詩窺吳二字便見出師非正詩意深痛之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

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為左相呂望姓姜字子牙釣於磻溪

之惡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繼過於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指揮若

定失蕭曹漢蕭何與曹參同佐高祖定元功後相繼為相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

務勞

此詩極贊諸葛公言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實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像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若唯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

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之時其王佐之才宜可與伊尹呂望為兄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眾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後出師表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歎哉

補 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陳平傳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錢箋張輔葛巢優劣論孔明殆將與伊呂爭衡豈徒樂毅為伍後

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為失寔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說而抑崔浩黨陳壽也

蜀相 補寔錄載唐順宗疾立太子王叔文憂之吟此詩末二句以自况叔文固可耻公之詩則已見重于唐

丞相祠堂何處尋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先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探武功五丈原與魏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卒於軍

錦官城外柏森森

相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工織錦濯於江中錦乃鮮明故號錦江

映堦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而賦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何處可尋接句在城外古柏陰深之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闐之地少人經過也四顧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己任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貞信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怯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侯之事

補

庾亮辭中書令表頻煩省闕出總六軍晉桓宣傳宣開濟篤業

將相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終南山也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十騎往游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入地文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敕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怪亦隨息

早時金盃出人間

金盃當作玉盃恐避玉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炯傳炯字

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堂為表奏之陳已入鄉之意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

見愁汗馬西戎逼

曾閃朱旗北斗閑

長安號北斗城

多少材官守涇渭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南至馮

翔陽陵縣入渭水至京兆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材官漢書材官曠張指眾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因關中陵墓為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葬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盃出在人間蓋一夕為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汝方愁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戒嚴然汝亦嘗奮旗旄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

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玩故復繼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備材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辭可謂峻而切矣

補

舊注搜神記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入一府令見少府少府以小女與充為婿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二日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并贈詩云充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盃崔女姨母曰昔吾妹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贈一金盃着棺中蔡曰當作玉盃見上注漢武故事

韓公本意築三城

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里其比皆大積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

擬絕天驕拔漢旌

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之驕子豈謂盡煩回紇馬回紇者匈奴

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

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

隘潼關在華川之華陰縣哥舒翰失守敗績

龍起猶聞晉水清

龍起括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乃安史所起之地今肅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甘昇平

此詩因回紇恃功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言昔者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城奪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振漢之旌旗也以匈奴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日乃籍回紇之兵以助朔方節度使乎首因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隘阻若有無中國之意幸為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然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知諸將以何事報答昇平之時龍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之獨憂乎其可愧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

洛陽河南有也

休道秦關百二重

漢紀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天

下諸侯百萬

滄海未全歸禹貢

指山東

薊門何處覓堯封

方輿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

朝廷衮職誰爭補

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

邊王相國

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

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為祿山所破官殿已灰燼長安為祿山所隔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節則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安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疆何處可覓此征伐之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為本因責諸將曰補衮宰相之任也今諸將加官皆

專內任則于預哀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不自給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王縉之為邊也稍為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為農具庶幾不秦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為法乎

補 此責諸將坐視河北淪棄不修屯營之制而猶有取于王相國曰稍喜者亦不滿之辭

回首扶桑銅柱標 干洲記扶桑在北海之中樹長數千丈周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

軍南征交趾立銅柱 南越蒙國周公相成王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翳赤而翠青其羽可為飾

實實氛祲未全銷 越裳翡翠無消息 後漢南蠻傳交趾之

南海明珠久寂寥 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於郊此殊

錫 總戎皆插侍中貂 後漢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釧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惠文冠

王地 春秋周 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居外責其虛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敗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

逐刺史張休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言南海指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總之不離海中言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蕃之貢珍久絕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者其總兵于外也又皆帶內任而插侍中之貂然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復嘆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以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辭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蜀中當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復見也炎風朔雪猶云炎海水天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補 錢箋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為將也開元中中官楊思勗將兵討安南五溪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代宗初中官呂太一收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李輔國以中官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又拜兵部尚書詔羣臣于尚書省送之所謂殊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所謂總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豈可使一二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潰潰乎立意如此而詞音敦厚不露頭角直詩人之風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 錦江濯錦江又曰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

巫峽清秋萬 巫峽見前

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 望鄉臺在成都之北

窟哀 愁詩註

主恩前後三持節 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永泰元

隋蜀王秀所築巖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年四月
殿武堯
材
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中官之比而人又往矣是可嘆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又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君成都亦曾共迎中使可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屢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亡不可見之末乃嘆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比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仗出羣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八哀詩云公來雪山

補 合觀五首首長安次潼關三洛陽四南蠻五西蜀以長安起以西蜀結者蓋劍南雖斗絕天隅寔為長安門戶全蜀有事則長安不得安枕時郭英又尚武不惜士卒為崔旰所殺杜鴻漸又事姑息安危存仗出羣材明譏郭杜之非其人也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補舊唐書東內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

改大明宮龍朔二年號蓬萊宮咸亨元年改含元宮尋復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天后改大明殿雍錄唐都城有三大內大極殿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曰東內別有興慶宮號曰南內三內更迭受賀而大明最數

五夜漏聲催曉箭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夜止於戊故曰五夜箭漏箭也九重春色醉仙桃

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至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旌旗日暖龍

蛇動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

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上于今有鳳毛

池鳳凰池也宋書謝鳳字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讓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味爽之初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桃而有醜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暖故旗影動惟風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結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為

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補唐會要宣政殿在含元殿後即正衙殿也唐六典在宣政門內殿東有東上閣門殿西有西上閣門按東上閣門門下省在焉西上閣門中書省在焉公時為左拾遺屬門下故出左掖漢書注掖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天子之門也春殿晴曛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宮草離

離承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蓬萊宮即

大明雪殘鳩鵲亦多時鳩鵲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比當時之禁掖也侍臣緩步歸青瑣

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退食從容出每遲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嘗有五色雲氣鳩鵲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晴故久已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元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唐六典此殿即內朝正殿也補雍錄會元之此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昭容正一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官八引至殿上後天祐間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

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

會送夔龍集鳳池夔龍舜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遂比天上鳳凰池

公為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廷中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故云雙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廷中因在花下而見日影之移紫宸內衙晝漏時刻必得外廷高閣之報故稱聞拾遺庶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中書為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中書而後分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言退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補汪循曰近臣正公自謂也天子左右拾遺非近何以拾君過乎能見其過而不見其喜豈理也哉

省字

題省中院壁補公在諫垣身任國事排衆直言未免懷憂兼之賈至去凡在房交大率不免題壁一篇竟作乞骸骨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七言

掖垣竹埤梧十尋

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

洞門對雪

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

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衰職曾無一字補詩大雅云衰職有補

身愧比雙南金

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竹埤掖垣之上編竹為備晉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三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夏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也唐官中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麗混成前四句詠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旅進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宿心也公之報效在於切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之重今果何如所以愧之也蓋有所諷而言故題壁以警同列耳

補

對雪舊本作雷吳郡賦玉堂對雷石室相距善曰禮記注堂前有承雷說文雷屋水流也以下有鳴鳩乳燕落花游絲等字不宜有雪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

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

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夜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遠故清秋夜氣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欲自語而凄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遙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參謀幕府如鷓鴣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辭謝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商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

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衝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

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疎故易散而晚晴矣堪時落果已熟而又經雨也苔先自生院中階潤長苔不因雨而生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射之

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辨天色惟聽鐘鼓聲亮則明日之曉可知今既見銜暮
景則不必鐘鼓之報矣又言浣花多若笑人應笑我不得出浣而玩晴景然我
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為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
故不能不懷歸舍也前六句賦院中晚晴結二句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葉補

注橙木名不才僅可充薪惟蜀最宜籠竹補和烟滴露梢暫止飛鳥將

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情無心作解

嘲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

號曰解嘲補寰宇記子雲宅在華陽縣少城西南用一名玄堂全蜀總志楊雄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

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鳴聲故習止而已燕定巢故物來不已也末以楊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故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為神奇也木冷風竹滴露鳥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浣花溪一名錦江一名百花潭在成都西郭之外屬犀浦縣主人為卜林塘幽

主人指裴冕公到成都劍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之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

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東行萬里堪

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在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棹舟經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

前四句一意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也城郭之間人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既盡塵事又流塵襟所以可消公仗愁也第三聯言羈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公之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流萬里尋訪王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居者乎又

按裴寬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知已待公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堂蓋可見情意之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是花溪水西一句第五句第六句應林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白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欽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未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花潭可以濯我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句賦草堂見其居則可矣然必又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而無善則不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無食今常乏食而有饑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而動不能慈至於一身亦將轉於溝壑蓋由疎宥放曠之所致也疎宥放曠直乎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其老而更狂也然則狂而自公可謂言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飢困則裴寬待公之詩又可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潭即自花

潭

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劍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棧道也在綿谷縣

片雲何意傍琴臺。琴臺同馬相如與文君世其酒臺下臺在浣花縣北東郡今滑州也王師未報收

東郡城關秋生畫角哀。城關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公自註得稱城關也

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岸迂迴故不正柴門敞呀而開故亦不正也漁網容船江山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劍閣之險為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耳况今王師未息城關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補 按唐史滑州靈昌郡本名東郡然乾元二年秋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皆陷賊是年秋猶未收復何以獨舉滑州蓋東郡謂京東諸郡非滑州也兗州城樓詩

東郡趨庭日兗州亦不名東郡此可証矣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江指浣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幽。自去自來梁上

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村對言而不失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聯事物之幽。顯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來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志也。老妻畫紙為棋局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備足。以蓄妻子。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補

聖嘆詩話江村非江邊一却也。乃清江一曲四圍轉抱。既不設橋又不置艇。長夏于中。事幽絕。所謂避世之樂。樂真不啻也。我有何人去。亦自去。自來。止有梁上之燕耳。我與何人親近。則親相近。猶此水中之鷗耳。二句乃寫江村更無去來親近。非以自去自來相親相近。寫梁燕水鷗也。老妻二句。正極寫世法。戲不可一朝居。言莫親於老妻。而此船彼界。抗不相下。莫効于稚子。而拘直作曲。說詩萬端。然則江流抱柳。長夏不出。昏曉與空。便如天上。中四句非隨便作。

赤甲

長夏幽事。言老妻棋局。稚子釣魚。文人無事。徜徉其間。真大快活。殊不知可以日日奕棋釣魚。不可日日畫紙敲針。試取通篇一氣吟之。可見然則紙本白淨。無彼我針本徑真無迴曲。而必畫之敲之。作為棋局釣鉤。乃恨事非幽事。而從來人悶悶。全不通篇一氣吟。遂誤讀之也。愚按聖嘆雖非正解。倫此可發一蹊。

卜居赤甲遷居新

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上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臂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皆與勝覽云在夔州

兩見巫山楚水春

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

炙背可以戲。天子美芹由來知。

野入

劉子揚朱籟宋國有田叟常衣縑質地僅以過冬。暨春冬時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戲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茂菽。其菜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發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若此類也。

近蜀客却岑非我鄰

鄭審薛據却岑答參公之故舊也

笑接郎中評事飲

評事必崔評事

弟郎中

病從深酌道吾真

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汗曝之戲。可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候。故

雖抱病亦從其請勉為酬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公於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厚矣

補

公惟出處兩途似使我而出矣昔之樂天子亦可獻我而處矣芹之味野人原自知

簡吳郎司法

補唐書府州各有司法參軍事唐六代場罷州置郡改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為書佐皇朝因其六司

而以書佐

為參軍事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阻灤西頭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灤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灤

水名疑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灤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灤東灤西也

古堂本買藉疎豁借汝遷居停

宴遊雲石煒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姪姪過逢

地姻昏之父為姻姪許坐層軒數散愁

兩婿相謂為姪

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我迎至灤西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以其寬朗可藉以疎豁我之胸襟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遷來寄居而宴遊也頭聯賦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作親眷相見之地但許我坐於層軒頗來散愁而已空家之興則未許直入也然亦相調之

耳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

補漢書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噉吉吉知之乃去婦首句暗用其事

無食

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

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

淚盈巾

此詩因公堂前有棗樹婦得以此為食父吳郎來居則此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往來故公賦此以噉吳郎也謂我堂前之棗向來一任西鄰寡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養須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人斷有此事只緣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視使得安心而取棗也今此婦因吳郎遠客而恐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編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句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必如此也故尾聯云此婦前日已嘗告誡不免猶有官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困者其幾為之墮淚雖欲兼濟而不可得况此一婦可不任其取棗乎勉吳郎再

容其來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惠無窮
使在位者而推行之即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
張愛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
幼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文章長

肅而古人已用三冬足
東方朔傳臣言十三
學三冬文史足用年少今開萬卷餘晴

雲滿戶團傾蓋
補王褒詩俯觀雲
似蓋低望月如弓秋水浮階溜決渠
漢溝池七
為雲決渠為雨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莊子惠施多
方其苦五車

學士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勤不以人爵棄天爵
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中蓋水浮階而溜成新決之渠傾蓋是比雲決
渠是實事此聯茅舍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
而勉眾人力學上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書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萬種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礴白鴉谷口粟飯煮青坵坊底芹
芹一作
蕪長安

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寺微寺谷
口出粟又縣南有青泥水塊青泥軍何謂西莊王給事
王給事王維也晚
年得宋之問藍田

別墅在輞川維嘗
作輞川圖傳於世柴門空閉鎖松筠

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鐘磬非指寺觀塔廟之鐘磬蓋草堂必
貯古樂器及古樂器之類故有編鐘石磬在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
音也前六句賦崔氏草堂結乃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
而閉門不入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
荆州江
陵府也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

內
巫峽
之內鶴鶴飛急到沙頭
鶴鶴水鳥行則首尾動搖詩棠棣篇鶴
鶴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峽關

險路今虛遠方輿云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道兵距禹鑿寒江正

穩流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朱紱即當隨綵鷁紱也又金章紫綬鷁水鳥名青

春不假報黃牛荆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見遊韓十四江東省觀

遠行音問多虛况兵戈之際九易妄傳今觀迎妻子既至江陵則所傳真矣始解前日虛傳之憂也鴻雁之飛有先後之序夫一雁則缺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者也鶴鳴之飛則鳴行則播有意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弟之此影來峽內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遠江陵也峽關之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地而至此則亦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險冬寒水落則其流正穩可以乘舟而峽下江陵矣未乃言盛服乘舟即往相見新年不必乃弟報道平安於峽中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補 庾信詩秦江下白

帝嘉躬向黃牛

馬度秦山雪止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是

之內是為故國今弟去彼而後家就此兄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歡極一作提攜如意舞晉王戎好喜多

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後四句極

狀起舞長吟猶以為未足復索梅花共笑而梅乃初發尚不禁冷是其春色反不如我生春色矣白頭吟不必本出處公特借用言其老吟

補 此詩自舞自吟忽見梅花如見我弟因而共梅花笑如共弟笑梅花本無情之物今若揣知人意冷蕊疎枝不禁舒放一如我之疎冷不禁開懷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羣書為文綺麗羅含字君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為溫別駕以解舍喧擾於江

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宴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

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蔣詡字元卿舍

惟恐公神年仲從之遊為兖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為園須似邵平瓜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為

五色甚美世謂之東比年病酒開消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此詩公因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奇聲制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言二

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繁若且有開徑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
得如蔣謂却平則同若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酒滴然兄弟勸酬雖多飲
妨病亦無所恨也蓋深
以待遂同居為快耳

補 前弟往藍田曾與約曰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今正其時又按
蔣謂却平皆老於長安者引此正寓思長安故居非漫然用事

隱逸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
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

北山移文誰勒銘

齊周顒
字彥倫

汝南人隱鐘山後出為海鹽令後再過北山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却之號北山移
文補齊書元微中顯出為剡令建元中為山陰令未嘗令海鹽也

亦 徵君已去獨松菊

漢魏以來起隱
士名之曰徵君

哀聲無心留戶庭子見亂

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

駟馬一車四馬
也漢四皓歌曰

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

悵望秋天虛翠屏

此覃山人已亡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
其壽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居隱則誰勒銘矣次聯即
隱居而言謂其已死獨存松菊休聲雖然惟餘庭戶因嘆我非不肯隱也見此
離亂思欲在君濟時不得已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為此時必須經此
山而隱也未復嘆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真能如山人
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總踵而來也按公嘗
自二覆樊故不
得已而出也

補

言老人星自在而山人沒矣但有後文誰勒銘者以深譏之也徵君二句即後
文所謂誘我松桂欺我雲經也下二句言我以亂離故不得已而奔走山人則
識隱者何不以出處之宜一為經度乎其不當輕出也末二句又言
危機所伏出不如處以深借之此詩諷刺山人最為明切與前解稍別

題張氏隱居

補張氏即叔明隱徂徠山與
李白孔巢父等號竹溪六逸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詩小雅伐
木丁丁

澗道餘寒歷

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

史天官書敗若敗國之
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

遠害朝隨麋鹿遊

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補伍
員云臣見麋鹿遊于姑蘇之臺矣

乘興杳然逃出

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莊子方舟而濟公酒有虛船來獨舟雖有備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兼伐木篇求友之事也春山而澗道猶寒若米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履水雪而行也石門深宵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丘正日斜之時也因美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來塵鹿遊其地矣或云達害而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不為名利所縈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居之事後四句美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鄰

補公南北兩隣北為王明府南為朱山人山人而外解斯酒徒亦南鄰此章定是朱山人有水草花樹之勝也

錦里先生烏角巾

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

圍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

客兒童喜得食皆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

一作艇

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前四句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補過南鄰之事也野服食貧而好客不倦愛物之誠直隱士之賢在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不然其日與公渡船而

訪南鄰名兩三人也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而不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

廬山記昔直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直廬在潯陽即江州

麗藻初逢休上人

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疾姓湯能詩又曰湯休

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

杓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烽置蘭若徐飛

錫杖出風塵

廬山有香爐峯釋氏要覽三國時高僧鄒隱峯遊五臺淮西柳錫飛空而往傳燈鉢舒州桐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誌誌公云某以卓錫為誌已而鶴先飛去至龍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亦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誌築室焉

此詩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易沙門也大易頻來訪我於舟中且留

下所作之詩我所以見其覺也既藏其詩又嘗開篋而觀以疑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頭聯即別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爐峯上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止於爐峯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情也因問旻公尚能如向時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為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未言有人來說旻公常話我為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

補旻公平日能詩喪亂以來必致零落將來老去誰與之傳不獨此也猶憶旻公補旻公平日能詩喪亂以來必致零落將來老去誰與之傳不獨此也猶憶旻公

瀾竹尚存否及湖船還在否詩入歸江寧必讀我詩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補唐書涪城縣屬梓州全蜀總志涪城廢縣在綿州東南四十里錢箋涪字記香積山在涪城

縣東南三里北枕涪江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見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隋常琮侍場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方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左右大笑帝

曰淳古君子也

香積寺在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時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彌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所以迥添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達結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迥官貴之地耳

次聯山樓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藤蘿之外而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閉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補太向二字亦是恨辭與不知貧病練何事能使羣郎跡也疎語意相似

遠峰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鐘之僧不暇與公文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景故公言其多病之餘獨居而愁每在閨寂之時難遣如裴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間寂也未遂謂之曰知爾苦吟而瘦然於交遊之際疎懶之甚怪其不肯頻來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所居不遠故詩之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句寄裴十之言

玉臺觀 植原注滕王造錢箋方輿勝覽玉臺觀在閬州城北七里唐滕王嘗遊有亭及基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漢禮樂志遊閭闔觀玉臺注云上帝之所居補梁邵陵王紀魯

山神文終陳平滿堂繁會此言翠仙皆來朝集 遂有馮夷來擊鼓。馮夷河伯水神 始知醜女善吹

簫。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鳳皇鳴公為作鳳皇臺夫妻止其上一旦鳳至皆隨風飛去

秦姓 江光隱見龜龜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子成橋以渡織女 更有

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遙又曰高居次聯以水仙女仙之事比觀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三聯賦觀前之景而烏鵲橋亦是用事借靈龜窟之實景然二句皆為恍惚奇怪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未聯則正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龍飛行則我難以暮齒更須留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稱亦因對上句而用此各耳

虞伯生選杜律七言註卷二

休寧查弘道書雲

補

同學新安

胡世璽玉符

叅

桐鄉金集鳳坡

後學海陽程世讜聖謨較

四時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

氣渾如百和香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啣泥濕

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乍晴乍雨暖氣薰人鶯燕來往凭欄寓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捲簾而坐如在畫圖之內已可喜已但峽中山川迫窄尚不及瀟湘洞庭之上空曠

而寬平也故未句及之營渡水而飛過雨而濕
效却回蕪街泥營壘正欲其利故不相妨也

補 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陶潛詩晶晶子川
上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備金瓶會與都梁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 巫峽之中也 瀟湘洞庭虛映空 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即洞庭

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並在岳州巴陵縣西北見後所忠詩注 楚天不斷四時雨 巫峽長吹萬里

風沙上草閣柳新暗 城邊野池蓮欲紅 暮春鴛鴦立洲渚

挾子翻飛還一叢

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為題耳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况卧病愈覺悶人故云下有擁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虛映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為何如也結聯言鴛鴦方立洲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叢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補 王筠詩庭禽挾子樓一叢
言鴛鴦與子燕聚而飛也

曲江 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風飄萬點正愁人 且看欲盡花經眼 莫

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 苑邊高塚卧麒麟 細推

物理須行樂 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消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三聯又即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景也即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綠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巢翡翠家卧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耳今按詩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塚無主故石獸毀敗也第五句不可因瘦信此云翡翠本微物知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富麗之景則與上下句皆不貫通

補 盧文子曰江上小堂又巢翡翠堂中人安在所謂生存華屋者翡翠有之矣苑邊高塚長卧麒麟塚中人安在所謂零落丘山者麒麟為伴耳彼來巢者應笑

七言

人生有幾此高卧者定悲行樂已遲此皆物理可推者人未細推所以花飛不
覺酒多不飲自謂小堂長有高塚無時逐逐浮名身為束縛蹉跎行樂老死徒
然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生前一杯酒誠得之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
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
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
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篇承上章而
作言我每日典衣沽酒醉而後歸者以曲江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
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當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須
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
光與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今春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
蓋留春
之辭耳

補 酌略云點水生子也
然則穿花即求耦也

詩話孔融詩歸家酒債多門客察成行賈遺賦後尋常之污漬芳馥少鄰春日
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又相審言詩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

苑即芙蓉苑之外
曲江在苑之北

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

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

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王獻之字子敬為
人高邁不羈年幼

觀門生樗蒲曰雨風不競門生曰此郎於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

此篇及後篇疑論房瑄遭讒怒徙官之際而作也以頸聯尾聯觀之皆失意之
辭非如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比也夫坐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
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
人所棄絕而不遂朝餐實與世態背馳也未復自責其前日牽於薄宦絕迹滄
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
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其以為神仙之境謬矣吏情愚謂言官於朝而
常懷吏隱之情則
久與滄洲疏遠矣

補 述異記閩閩橋水晶宮尤極珍異嘗出自水府魏略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皆以水晶為柱詩話蔡云老杜墨跡初作欲共楊花語自以凌墨改三字作細逐落誣也花安得語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芙蓉苑江亭晚色靜年芳曲江之亭林花著雨

臘脂濕水荇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驕

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芙蓉別殿謗焚香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

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官殿頭門是也何時詔此金錢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

金錢會也金暫醉佳人錦瑟傍錦瑟傍蓋曲江宴時賜太常樂坊樂也錦瑟猶瑤琴之類也

此篇末云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曲江合宴之賜故曰何時

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意蓋蔡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

前四句補寫曲江雨中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而御輦方留禁衛官中不復遊幸曲江芙蓉園之別殿襄陽焚香侍宴也來復自嘆不得同受詔賜會此注亭

補

曰何時曰暫醉美壁間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為蝸蠹則蝕東坡補潤字山谷慕之情亦至矣後補老字少游補微字子昂補落字終不及燕字出乎天然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

峰碑兀火雲升思露道暘黃梅雨暘傷暑病即今中暘也敢望宮恩玉

井冰玉井冰唐制百官賜冰不是尚書期不顧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惡不得去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

會狀母乃令從後園出去應休連與滿公琰書曰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孟公遵字也

陰夜雪興難乘見前卜居詩

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是年之熱獨早故云何須也公嘗為左拾遺例受官中賜米之恩今卧病在外則不得與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官恩在道之人則思密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且長也結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陳遵王獸二事然但略用而不全本其實也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執熱末二句言懷李尚書

補

陶詩夏雲多奇峰江賦巨石碑兀以前却盧文子曰衰年而病有似侵凌病亦侮老也首夏尚非鬱蒸之時首夏鬱蒸似助侵凌者而為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

公論房瑄事帝怒元元平七月貶華州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熱疑甫託意以識之

對食暫食

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蠲

蠲即今全蠲北方有之

况乃秋後轉多蠲束帶

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

脚踏層冰

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冰厚百尺

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去首掖而居州解本不勝抑鬱而煩懣矣又值其秋表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蠲多蠲亦以秋熱過時故此

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為賀蘭進明謫瑄於帝并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諍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繁冗故欲狂叫末聯欲棄去而納涼也

補

江淹詩風送松架險注松

日架○當時朝中小人如玉嶼崔園又有李輔國之奸惡其為蠅蝎不一而足公憂謫畏譏不能顯斥托之此物束帶發狂即陶潛不肯束帶見督郵意簿書何急即

嵇康絕交書七不堪意總是棄官之思

秋興

八首補秋興二字出簡文帝賦曰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秋興八章盡矣傷矣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

巫山巫峽並在夔州

江間波浪兼

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樓在夔州公孫述所築

據自

補盧云首章稱曰帝離鄉之感

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地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森而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天楚塞之

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
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帶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
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繫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未言人家感此以
氣蕭森亦備寒衣故自帝城中搗木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於
於此嘆哉江間即巫峽塞上即巫山菊花山中之
物孤舟江中之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
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郭泰機詩衣
上秉刀尺秋枯搗衣石庾信詩秋砧調急節

補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 奉使虛隨八月槎 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
源無乘槎之說唯張華博物志載

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齋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
中有婦人織一丈大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
訪問嚴君平還以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
即此人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于美亦承嚴用之耳 畫省香爐違伏枕

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侍 山樓粉堞隱悲笳 堞即今
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為尚書員外郎故自嘆耳 女牆也

粉堞以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暝洲前蘆荻花

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慕之切也夔城公時孤立當日斜之
時登臨其上言我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
猿啼三聲客淚自隨今我在此則實聞之而下峽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
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成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
入直之香爐相違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開笳聲隱隱為可
悲也不特此耳適聞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月已暝荻花而明光陰代禪
如此其速豈不尤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華畫省一句又因
隨槎而言山樓一句又因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
句而為始終之辭也此斗一本作南斗必謂公在南望北
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况長安又上直北斗
補 按南斗不直夔城公詩有秦城北斗邊又
云秦城近斗杓作此斗是趙蔡皆主此說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

秋燕子故飛飛 匡衡抗疏功名薄 漢匡衡字稚圭是時有日蝕地震
之變上問以政治衡上疏上悅其
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瑄
忤旨貶華州掾此甫愧不如匡衡也 劉向傳經心事 漢劉向傳向字子政本
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
物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
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同 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瑄

忤旨貶華州掾此甫愧不如匡衡也

物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

言不得如劉向講經於朝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瑄

忤旨貶華州掾此甫愧不如匡衡也

物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

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也即此樓每日之所見漁舟已載再宿猶泛泛于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嘆也謂我亦能如莊衡之抗疏如論房瑄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經然不在京受詔則心事皆違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向但如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於五陵之間我何為而久淹於此獨江頭之寂寞也

補 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自輕肥言與我無涉所謂厚祿故人書斷絕正此屬與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

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直北言夔之北方為隴右關輔之地擾攘也征西車

馬羽書遲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魚龍寂寞秋江冷魚龍以

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夜水故國平居有所思此詩專為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安自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而公以客巴蜀故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

百年之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奔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勳閥衣冠長安正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違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况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不勝悲者愈衆勝矣補按史廣德元年吐蕃入長安徵天下兵莫至故曰羽書遲○世事如此彼王侯第宅雖豐翼瓦者何異燕雀處堂文武衣冠爭妍取寵者不過蟬蛻掘穴與言及此一盤殘局無處下子所為對秋江之凄清感魚龍之蟄伏頓覺開寶間故國平居之事歷歷繫懷

蓬萊宮闕對南山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即隋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三年改蓬萊承露金莖霄霄漢

間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西望瑤池降王母列子周穆

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關尹東來紫氣滿函關關尹喜外

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善天文登樓四望見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著道德經雲移雉尾開宮扇殷高宗

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此即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因雉尾幾

回青瑣點朝班補盧云一思蓬萊宮

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嘆而懷舊也唐自明皇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清廟以神仙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為蓬萊宮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承露銅盤珠立空中西則望玉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扇而開但見日光旋繞龍顏羣臣咸觀儼若神入之見也未乃自嘆我獨臥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廁朝班者而今不復覩矣可勝情哉

補

南齊書高帝龍顏鐘磬文通體錢箋公詩憶獻三賦蓬萊宮此記其事也瑤池王母暗指册立貴妃唐人詩以王母喻貴妃不一而足以貴妃曾為女道士也天寶元年玄元皇帝降形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上發使求得之故曰東來紫氣滿函關雖說天寶承平盛事而荒淫失政亦略見矣雲移二句記朝儀之盛曰識聖顏者公以布衣召見所謂

瞿塘峽口曲江頭

瞿塘在峽口夔州曲江在長安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峽乃三峽之門

萬里

風煙接素秋

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吐蕃陷京師也

珠簾繡柱圍黃鵠

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繡柱柱帷繡作黃鵠文

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詩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上萬里而風煙相接同一蕭索矣因一昔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南內穿夾城至芙蓉苑相輝耀同被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也苑外江中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補

薛道衡詩鳥道風煙接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素秋西京雜記昭帝始元二年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黃鵠歌圍黃鵠或用此事錦纜牙檣言泛舟曲江樂游園詩青春波浪芙蓉園是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

漢武帝元狩二年發使卒穿昆明池帝欲征越雋昆明夷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

武帝旌旗在眼中

織女機絲織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

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鱗尾皆動

波漂菰米沉雲黑

菰又曰蔣又曰茭白中心生自臺如小兒臂

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言白

關塞白

帝城鳥道

帝城鳥道

實乃凋菰米也

言峽中 高山也 江湖滿地一漁翁

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歎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猶着在人眼中池邊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兼沉蓮陸二句即秋景而言乃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唯願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補

此嘆昆明荒涼玄宗窮兵南詔旋致禍亂故借漢武事以發歎也織女以下極狀昆明清秋景物故國舊君之感言外凄然公往在長安目擊其事有兵車行詩故曰在眼中平準書漢修昆明池治樓船旗幟加其上旌旗二字亦非漫下

昆吾御宿自逶迤

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

紫閣峰陰入漢

紫閣峰乃終南山別

峰與漢陂皆在長安 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問 仙侶同舟晚更移 濟人望之以為神仙 綵筆昔

曾千氣象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

白頭吟望苦低垂

兩盧云一思漢陂

此詩專為漢陂之景而作按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橋山而東此出藍田以向長安公漢陂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望以見昆吾御宿乃漢陂相近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峰名臨乎陂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是也頷聯言陂上物色之麗如此頷聯言陂上遊人之盛如此春相問遊者眾也晚更移志歸時也按公與岑參兄弟遊漢陂有詩又有城西陂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漢陂之遊結聯乃云我彼時弄筆以千氣象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未乃嘆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補

趙云紅稻宮中以供鸚鵡者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

盧文子詩謫公身羈夔府心在長安前三章當以夔府為主後五章當以長安為主於夔府而憶長安則托之望故曰望京華望長安而不得見則托之思故曰有所思前三章都從望中寫出身居夔府不樂居夔府之意後五章都從思中寫出心在長安不得見長安之情以言天時巫山玉露何如霄漢金莖也瞿上風雲何如蓬萊雲日也以言地勢白帝城之凄其何如秦中為帝王州也瞿塘峽之風烟何如曲江為勝遊處也以言人事伴山郭之千家何如與拾翠佳人春相望也侶信宿之漁人何如與同舟仙侶晚更移也以言物理于叢菊兩開之淚何如碧梧香稻為可念也看江樓燕子之飛何如鸚鵡鳳凰為可懷也

長安之使人思如此今日之長安不然矣今日長安霄漢金莖猶然否蓬萊雲
日猶然否想見者夜月機絲秋風鱗甲不勝寂寞耳秦中為帝王州猶舊否曲
江為勝遊處猶然否想見者花萼樓邊芙蓉苑裏不勝荒蕪耳拾翠佳人猶登
紫閣否同舟仙侶猶在否想見者王侯第宅文武衣冠不勝變遷耳碧梧
香稻猶然如昨否鸚鵡風凰依然無恙否想見者菰米沉雲蓮房陸粉不勝淒
涼耳况孤城之落日當樓三峽之哀猿入耳悲結隱而如訴孤舟繫而不開寂
寂魚龍秋江獨臥淒淒刀尺旅夜偏驚馬想故國之旌旗感少年之裘馬滄江遲
暮難回青瑣之班綵筆蹉跎空起白頭之嘆與可謂秋何興而不盡與何秋而
不傷也

登高

補舊編成都詩內按詩有
猿啼哀之句定為夔州作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臺而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
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滄江沙白秋光可憐故鳥去復迴落木一句應風急天

高長江一句應渚清沙白惟登高望遠故見
千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
景悲秋其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
不添白髮而
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
茅齋寄在少城隈
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隈
戰國時張儀所築籬邊老

却陶潛菊

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
父安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多種菊每
攜酒吟咏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

攜酒吟咏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把

江上徒逢袁紹杯
典略云
紹在河朔三伏之際蓋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為河朔飲補鄭玄傳袁紹總兵其州
遣使邀玄大會賓客袁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公以玄自况為儒而遺

世難也前引河朔非是

雪嶺獨看西日落
雪嶺即雪山又曰
西山在城都西鯁門猶阻

北人來

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名劍
山自西蜀漢中道皆由此以門名不辭萬里長為客
懷抱何時得好開

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理才齊指浣花西溪之草堂也
則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暮已遠矣故老却東籬之菊空過江上之酒杯也此
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此人之來蓋吐蕃
入寇故西此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未聯因言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
中殊無好況何時得以開
其懷抱即其情亦可概見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

唐運以上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月為臘後漢音義曰月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也

雲安縣前江可憐

一聲何處送書雁
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得歸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

百丈誰家上瀨船

武後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雁本無傳書之事沿瀨以為故事耳

未將梅蕊驚愁眼

更取椒花媚遠

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肺病幾時朝日邊
明光殿名漢王商侍明光殿起草作制詔

消渴疾

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水凍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憐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而閒雁見船乃江可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蕊未經遠寒之天椒盤更媚入春意之事也未聯以司馬相如白比蓋公嘗獻三策於玄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疾臥病峽中亦如長卿之臥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邊而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

夔州奉節

大昌二縣皆有鹽井

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且涼

中州士人避亂江左

陵著書消渴長

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官家茂陵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

惟聽棹相將

此篇承前篇而作亦即雲安縣前之景也烟氣暖則其色碧霧暎目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運鹽發舟臘月一日之春色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顛等以中州士人而留江左公之臥病峽中若相如臥病茂陵故顛聯以新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腸盡則春至不愁花不盛開唯想移棹而去為快

杜牧詩

也蓋公祿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州郭安按相將乃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亦言浮槎移意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
短短桃花臨水畔輕輕柳絮點人衣
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即看者說若假如之義謂即如見燕子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目前春花爛熳之時也准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戚故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死與同玩此時景耳若元親戚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數老思鄉則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

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船對眼杜陵遠客

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公之族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于朝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字以白玉盤承菜以相餽遺而此菜之縷細如青絲者實由纖手婦人作之也然此惟兩京有之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此物在眼所以重遠鄉之悲也末復嘆曰此身未知歸時定在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耳固未得食之也又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笛詩重見首句風月二字同是一格

人日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歲時

記元日進椒柏酒飲以年少者為先勝裏金花巧耐寒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改舊從新之意佩

劍衝星聊暫按匣琴流水自須彈伯牙撫琴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蕩蕩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

期死伯牙遂絕絃不復
鼓曰世無知音者矣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為節日乃人情士俗之所同尚領聯謂居家薄飲無復
拍酒之餽而花勝之詩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拔劍彈琴乃托言以寬
懷自遣之意然劍氣衝斗牛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聲又志在流水故尾聯
遂言為琴劍皆引我江湖之興直謂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此詩蓋作於未
出峽之前不可
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隱几蕭條戴鶻冠鶻冠隱士之冠也以

勇雉毛為冠古有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

蜨過閑幔補閑一作開按子美父名開古閑字通作閒蓋臨文不諱也張文潛雜志云王仲至家有古木杜詩閑幔本作開幔謂舟中幔開因見蜨過也

片片輕鷗下急急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直比明皇自蜀回後號南京望長安在北長安又號北斗城

說亦通



